



萬曆戊午南郭萬卷堂新鐫藏板

# 南華經蒼解

共二十二卷爲板六百二十有一

南華經蒼解序

南華注者百餘家而郭象爲

著或曰象注本於向秀



人尊之至謂非郭注莊而莊

注郭則何以稱焉蓋注書之

家名爲訓故字比句櫛期於

曉暢而止耳乃象之於莊也  
洞其寓言之意而神明之而  
宏擴之莊或有不可解之語  
而象無不極馳騁之跡讀者  
第見在邃於理燁於詞以為  
若左氏之可以孤行者是著

書之體起注書之體也何也  
以非字必而句擲故也今道  
憲之為蒼解也合諸家而  
撮至長有總論有指歸至衆  
注之所闕焉未詳者必自搜  
述討曲密而旁通蓋自林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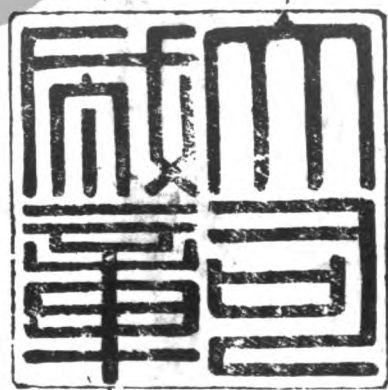
逸口義而後斯為殫備者矣  
或謂余古人讀書不求甚解  
得其精神遺其糟粕又規  
而析之其於耳目不既終耶  
余曰子不見夫聽歌者乎第  
醜其音下疾徐音節合拍遂

學為是白雪陽春郢中絕調  
試問至以曲何詞憫然莫曉  
曰多以賞者而已彼周郎顧  
誤文豈不解而然歟或又謂  
余莊道家言中散學養生者  
也迺謂是書尚復須注云何

余曰晉室諸賢亡不祖述在  
老以資禫柄所謂燕函粵鑄  
夫人而能也今儒術大明二氏  
稍詘厥結撰之士徃々拾其  
餘瀼果貧腹炫綺觀鳧乙甌  
癡寧免紕譟而莊楚人也中

知有楚國方言流傳亥豕鉤  
隱訂訛匯注曷辨茲然則道  
實是編可謂苦心洽聞裨益  
後學西其獨契獨解庶幾於  
旦暮遇之矣斯又南華下之功  
臣而子為之忠臣矣乎

萬曆戊午端陽日眷社弟林  
堯俞書于南溪少堂



南華經蒼解序

說莊猶說易也其始必俱有  
膠文牽俗不可解脫之病故  
平叔輔嗣子玄各以遠心超  
然不屑其所疏解薪火相傳  
而已然易繇象數理可指向

而言而象與數不可虛懸而  
合王何說經茫若風影幾令  
圖馬混沌位象芻狗而聖人  
設教之意湮矣俶詭汪洋本  
莊生之旨語外相披如雲逐  
雲不失其變玄著之解子玄

為冢後世述者相祖遮出曠  
意罔兩問影神既遜郭而體  
復遺莊斯亦何義之立且令  
欲遊其藩者無門無旁向若  
而歎竟安所得媿江魯生無  
白為余言夙好老子魯以字

解音釋叩一巨公屢舉屢塞  
因謂君早登詞苑文滿天下  
誠不解此寧無用時答云吾  
文章家會意而成用字依摸  
略取形似而已又一士賦成  
見示盡入諸賦竒字余令誦

之謝曰字取偏傍姑以為讀  
至其神髓實無不貫通嗟夫  
使天下盡讀南華之偏傍依  
模形似不免魯生窘笑者子  
玄誤之也余友郭道憲讀書  
四十餘年紀要鈎玄筆不停



晷貫串比麗手疏數萬卷莊  
子註其一也覃精希逸叅悟  
子玄蒼綜諸解杼附已裁盡  
刊依傍牽合之譚使傳不浮  
經神必肖體開卷洞然以為  
至當其言曰昔人謂莊子註

郭吾真郭子註莊耳夫畫遠  
人者不點目山遠無樹水遠  
無波妙在筆墨之表至于傳  
神寫照豪髮無可遺假按圖  
索境欲僮稚雞犬各識其處  
山川廬舍能不井然學者循

此得之離合遠近惟所自致  
不得其門而入中乏真解高  
言玄著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同舍郎會稽陸夢龍撰



南華經蒼解說

郭子曰蓋自南華之尊為經  
也解者無慮數十家愈解愈  
不可解也則不解之解解而  
不解微乎微乎蓋難言之於  
是世始盡誣諸子孤行郭子

玄之說昔之人至謂非郭注  
莊乃莊注郭迨于今玄風大  
曷辯囿競馳朝假筏於丹基  
夕乞靈於靈鷲談之燁然按  
之宵然於是乎昔之注莊易  
莊注難也者而今也莊注易

注莊難矣非誠注之難易也  
師心於一已易肖神於作者  
難也世謂夷光一顧六宮無  
色余謂金輪易工阿堵難寫  
余侗乎何知非敢謂足解莊  
亦非敢謂能加於前之述者

依經緝注隨注析經游戲於  
子玄諸子之間一任乎然於  
然不然於不然知之知不知  
之不知之境南華不云乎其  
解之也侶不解之者其知之  
也侶不知之者知其解者旦

暮乎莊之注郭不知而後知  
之其仍之乎郭之注莊也邪  
郭子良翰也注之時為  
萬曆丙辰之臯月



南華經會解目錄

內篇

逍遙遊

養生主

德充符

應帝王

外篇

駢拇

齊物論

人間世

大宗師

馬蹄

肱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南華經會解目錄終

南華經會解

目錄

二

南華經會解凡例

- 一攷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子玄名象去其巧  
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所存特十之四耳嚴君  
平作老子指歸出子玄前其所引莊子皆其逸  
篇可知也蘇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  
爲僞撰羅勉道又疑刻意繕性亦復膚淺定爲  
二十六篇今仍子玄所定分內外雜二卷云  
一攷莊子唐開元間始追封爲南華真人因以南

華名書自此始

一莊子意義元自玄奧未易闕識况前後解者舍  
平易而事穿鑿以是解愈不可解茲內註多主  
林希逸口義而博摭之諸子百家務求字義了  
了一閱洞然而止間有舊說未詳新訓復舛者  
以已意解譬要於旁通曲罔幾於嘔心枯髯所  
謂思而不通鬼神其通之者也何必因彼何必  
師心不知之知不解之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一莊註自子玄而後玄風大暘家挾赤水之珠郭

子註莊莊子註郭互有闡明發所未發一云郭

本於向名秀此專言郭者總其成也喬是閱宋迨

明呂吉甫

名

林疑獨

名

陳詳道

名

陳太初

名景元

王元澤

名秀

趙以夫

名

李士表

名元卓

范

無隱

名應元

羅勉道

名

劉辰翁

名

與近之唐

荆川

名順之

孫越峰

名鑛

陸西星

名長庚

陳如岡

名懿

焦弱侯

名竑

李湘洲

名騰芳

吳言箴

名默

陶周



望名望李宗謙名光諸家各有玄解羽翼南華

葺狐腋蒼為千金碎瓊枝皆成寸寶矣觀者自得之

一各篇弁以總論一開卷全篇首尾譬之率然相應矣此最精妙無如李宗謙之內篇膚解吳言箴之內篇天解無可間然次則古杭道士褚伯秀之管見間有支衍僭為削潤總之融成一片該括大義無遺而已

一音釋一準之晉宋崔譔司馬彪徐邈李軌諸家取其足易句讀一切繁蔓悉從汰去

南華經蒼解凡例終

南華經會解卷之一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內篇逍遙遊第一

○李宗謙總論曰遊者心有天遊也逍者洒也遙者遠也逍遙遠去優游自在也篇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正逍遙遊也大凡人心牽縛塵緣不能永離便不能逍出門有礙便不能遙拘拘迫迫至老死盡便不能遊遊須遙遙須逍遊有三乘保生是中乘冲舉是上乘無待是昃無上乘果腹則下乘矣隨決隨控者蜩學鳩也隨生隨歿者朝菌蟪蛄也有小年而無脩翼卑哉無足道乃彭祖有靈椿之年而不免乎行地於空行則未列子有鯤鵬之化而不免乎待風於絕行則未均

未得逍遙遊也其惟無待乎不導引而壽不脩煉而化無風而行無翼而飛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其君休歸主不役也其居藐射神之凝也樽浮江湖虛無繫也樗樹廣莫靜無傷也所謂無已無功無名也是第一等造極之至人是玄妙不可知之神人是靈通洞耀之聖人大抵藐姑射之儔耳鯢曰大鯢鵬曰大鵬瓠曰大瓠樗曰大樗知曰大知年曰大年大故無用無用故大用然水與風之積也厚有氣也翼之垂也大有形也以形附氣從而南冥動有所之也浮之江湖則空窾無之而無不之矣樹之廣莫則根柢無動而無不動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嗚呼蜩學鳩之笑下矣惠子其疑信半乎笑不如疑疑不如信信之者堯而窅然天下喪疑之者惠子故以為無用惠子莊子友也瓠樗之論詆譏惠子而惜其未能云

○羅勉道總論曰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鵙鵬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蜩鳩斥鴳于鵙鵬哉而人則無知愚賢不肖皆可以偕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鴳者焉故于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喙然難舉之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質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遙遊哉

○吳言箴總論曰此篇以大為綱以三無為骨以無用之用為結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鵬鳥  
圖南  
之大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恠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亦太倉一粒耳。北冥北海也。鯤鵬亦寓言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

字便自奇特。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齊諧書名。所志述皆恠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搏。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舊說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非是。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後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氣息而徙。去息。即造化之氣息也。與以息相吹。息同。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天地間氣。蒼鬱似塵埃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濛濛然爾。

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

褚伯秀曰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固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呿外物篇艸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并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糾纏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于

冥魚未形以前求之

鵬鳩之所見之小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坵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鯢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滄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

坵於交切

闕音過

鯢音條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夭闕。

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學鳩學飛之小鳩也。原本作學鳩。崔云學讀為滑。滑鳩一名滑鷗。司馬云小鳩也。或作詩鸞斯之鸞為小鳥。則鳩字不蒙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往則必隔宿。春檮糧米而去非可三殮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時說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郭子玄以為二蟲者。

菌音

鵬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其味尤為雋永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日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歿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按卽楚詞所云寒蟻者也春生夏歿夏生秋歿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也朝菌與大椿總結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木明矣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眾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匹慕而求似之也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堯臣封彭城仕殷世甫壽七百

郭子玄曰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

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舍乃夫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三殮三句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鴟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之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

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  
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歿生者無歿  
無生者也苟有乎歿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  
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  
者也冥乎不歿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  
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李宗謙曰蜩或蟪蛄或螻蛄或螻蛄所化鳩或化鷹鷹或  
化鳩二物皆蛻化故借與鯤鵬比然乍捨乍控所  
適幾何蓋濁世衆人之譬也為五行所限制隨氣  
數歿者小年也天地毀時我不毀萬物凋時我不  
凋此大年也冥龜千歲大椿一萬六千歲然非化  
物不能離地與鵬化異彭祖處人間世僅七百年  
但可謂保生未可謂冲舉也以久特聞歿與衆匹  
故曰不亦悲乎衆人以彭祖為大年南華以彭祖  
為小年也按抱朴子云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

新仙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  
止人間八百餘年蓋久行地而未化者

辨小証問以湯  
之大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  
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  
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

是鵬音



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數音

惡音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卽此事也棘人名自窮髮之北至彼且奚適也皆湯問棘之辭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鵠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卽與前段同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辯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比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名以其所能爲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鵠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一說猶以爲笑也宋榮子之爲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爲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

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  
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辯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  
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為重外物為輕則  
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為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  
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  
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  
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冷然飄然也  
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脩身以求福汲汲  
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未肯似  
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  
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  
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  
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  
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無所  
待而成則不知有已亦謂之神人矣無所待而成  
則成功可見亦謂之神人矣無所待而成則無名

可稱三句皆言其無迹也贊美又贊美之也

劉辰翁曰寓言之意託之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  
謂如不信試更質之某人者也宋榮子則是矣然  
未得為逍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為逍遙  
也直至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  
亦未得為逍遙也鵬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  
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  
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冷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  
矣以形御氣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  
乎萬物之初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雨無晦明  
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惟我獨立矣而非以有  
形託於彼也至人無已已且無矣何功與名之有  
郭子玄曰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  
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  
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  
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跛

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惑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為之自得於一方也

李宗謙曰棘湯時賢人列子作湯問夏革疑即其人列仙傳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關尹子九年能御風而行鯤鵬之圖南斥鴳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辯比合也徵召也內外我內而物外也榮辱已榮而人辱也猶未樹言未免行世也御風神出入不着地也旬有五日後反神出半月始歸也有待待風也以形御氣未離氣也自視若此者斥鴳之飛乎衆人是也世未數數者靈椿之算乎彭祖是也免乎行者鯤鵬之化乎列子是也虛空即吾身故乘天地無住無脫故御六氣性相如如去來自由故遊無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惟我獨立而非以有形托於彼也故曰鳥乎待無已者不見形氣也無功者不見功行也無名者道隱無名也老子所謂善入無為脩養不足言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矣。

燭音

鷦音

遼音

許由  
堯堯  
謬天  
下

許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隱於箕山燭火炬火也  
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  
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  
故以燭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  
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  
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主而名為賓吾將為賓者  
言吾何據而將為賓是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鶴  
鵲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  
鼠潛伏之鼠也一名鼯鼠一名鼯鼠歸休乎君言  
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歸休乎向君別讀君  
字着在下者呼而警告之也一說以君為真君言  
子且歸去休息乎真君之舍更詳之庖與尸祝其  
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  
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  
也

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而未  
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  
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  
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  
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  
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其  
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  
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  
李宗謙曰庖人宰割烹熬滑神之譬也尸祝冥漠  
不動神完之譬也

真人  
陶鑄  
堯舜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藐音  
射音

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

通 凜 狂音 誰 與音 汝 女音 薄 礪音 斲音 祈 稽音 啟 稽音

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斷音 短音 汾音 焚音 宵音 杳音

肩吾連叔皆寓言。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門前路庭堂外地言。與尋常之言大相遠也。藐姑射山名。冰雪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淖約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誰同肩吾以其言為欺。誰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

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聾者聾者無與此形骸之病也豈惟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聾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司馬以為處女向以為時女虛靜柔順皆非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遊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為無不為也蘄與祈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何用弊弊自勞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郭云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稽至也水至天而不溺旱至金融山焦而不熱言其無入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倣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也為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倣成之意童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為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

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况能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睿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寰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實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范無隱曰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渺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人能求諸幽渺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郭子玄曰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

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童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擬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李宗謙曰藐姑射神人大抵皆寓言抱朴子云求生之道當知二山非華霍也非嵩岱也一日大元之山二曰長谷之山指人身言藐姑射意亦人身中山也藐射幽渺也山艮象人身中之土也神人身身中氣靈也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也淖約若處子專氣致柔也不食五穀氣滿不思食也吸風飲露納天地清冷也法身遍沙界故乘雲御龍遊

乎四海之外呵呼可乾外永故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神凝精氣融而神不動也大浸不溺水中有真火也大旱不焦火中有真水也陶鑄堯舜即土苴治天下也不以物為事總是神凝意餘冠於首敝敝之譬斷髮不用不以物為事之譬也治民平政是一堯窅然喪天下又一堯汾陽堯都也而見四子之神藐姑射豈遠乎哉堯讓許由時堯以天下為土也此時之堯視天下大而自視小堯往見四子時堯以藐射山為土也此時之堯視天下小而吾心大堯治民平政弊弊役役一見四子窅喪天下謂陶鑄堯舜非邪藐姑射四子真逍遙也四子疑水火金木寓言總歸坤宮故曰藐姑射之山四子居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

即瓠以明

物各  
有宜

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喁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泔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

成音 盛音 喁音 罝音 培音 剖音 龜音 均音 泔音 澠音 統音 僻音 統音 贖音 說音 稅音

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為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剖中分之也。瓠半。瓠也。瓠落猶廓落也。淺而大貌。喁然虛大貌。培擊。碎也。龜拘圻也。文圻如龜文也。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龜圻也。泔澠打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絮數世。以此為業。族眾也。聚眾。人而謀也。有此不龜手藥。故冬月利水戰。而因以敗。越言客善用。非若宋人之不善用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茅塞其心也。郭子



玄以蓬非直達者也亦通一說作舟蓬有轉移牽

繫意似鑿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已

郭子玄曰其藥能令手不拘坵故常漂絮於水中

蓬非直達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

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呂吉甫曰道之為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

體則世世而浚澥統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

待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

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

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

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

陳詳道曰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

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

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是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

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此哉瓠中虛而善容外

圓而善浮實之于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自

舉剖以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慮以

為樽浮之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往而不宜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可

即樗以明物貴善用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亞一木名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瘰癧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

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屬。候敖者。謂伺遨翔之物而取食之也。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築點者。一旦為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斄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役役人世。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皆不及之。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相嘲解也。

呂吉甫曰。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罔罟。不能無為。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斄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無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樹也大矣。欲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為物。莫知

性生是 二音 教音 辟音 斄音 離

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逍遙其側寢臥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

陳詳道曰凡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而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于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于此狸狎小而有用不免于禍斃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傍徨逍遙而爲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于利害之塗而掇擊于世俗者豈可同日語哉

李宗謙曰瓠喻象虛樗喻象靜人心本體元來虛靜惠子知有用之小用而不知無用之大用自家爲堅白同異之辨強執成心既失其虛曉曉世尤又失其靜瓠樗本性相都破失了却憂其無容患

其無用都不曉恁地廣大逍遙合下自如宜其有駭於莊子之言也逍遙遊名篇却不於章首道明到逍遙寢臥句纔說出何大抵逍遙本旨無用而已無用則虛靜虛靜則神凝神凝則逍遙曰予無所用天下爲曰安肯以天下爲事曰官然喪天下皆無用也惠子以爲有用而役役焉與之爭外神勞精去逍遙遊遠矣此下篇齊物論所繇發乎

○吳言箴曰人心巾着了一物便不逍遙不逍遙非必限定是憂患苦惱只如有了愛緣帶了喜相萌了意見清淨中生出障礙此心便不得遊衍便不逍遙自在要逍遙須是胸中不掛一件堯舜事業孔孟譚論也都不畱就是要逍遙的念頭也沒有就是沒有逍遙的念頭也沒有方是逍遙遊如此則心境空曠超絕直稊米六合毫末天地隘視鬼神仙聖包裹元會運世何等廣大故此篇備狀其大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正是逍遙

遊正所以成其大者乃一篇主意藐姑射神人一  
段則實上三無之聖人篇末大瓢大槩二喻又叙  
此大者無用之用以破世人荒唐之譏

○李湘洲曰世間人目之所見皆短耳之所聞皆少  
故其心之所知亦隨其耳目見聞之所及而所不  
及者則盡以爲誣而不信其有也盡以爲恠而不  
知其常也故莊子首篇特揭大小立論借大鵬與  
神人以廓開世界眼翳蕩滌學人情量其言鵬之  
生必于北冥徙必于南冥者惟奇大之處有此奇  
大之物而非池沼沿之所能畜江河之所能容也其  
言鵬之飛必九萬之高息必六月之久者惟奇大  
之物有此奇大之事而非尺雲寸霧可以階升朝  
行夕留可以駐足者也彼學鳩斥鴳之流以已之  
小而相方安得不相笑乎故曰小知不及大知此  
莊子立言之旨也而以小年不及大年况之朝菌  
則不見蟪蛄蟪蛄則不見冥靈冥靈則不見大椿

人但知彭祖之壽以匹大椿猶之以鳩鵲而笑大  
鵬其小一也然則豎儒曲士之知何以異此故其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莫不  
以爲賢豈知其爲宋榮子所笑耶且宋榮子之上  
有列子列子之上有堯舜堯舜之上有許由由之  
上有姑射山之神人其言物不疵擣年穀豐熟此  
焦勞求治之主所不能得而神人祇一神凝焉而  
有餘至于旁礴萬物物莫之傷大浸不湖大旱不  
熱其神功聖德幾于不可思議矣故其塵垢粃糠  
可陶鑄堯舜堯之見之尚且容然自喪而彼知效  
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直彭祖冥  
靈之不如而人顛之鳩鵲耳鳥足以知此乎夫堯  
之蕩蕩巍巍聖人之極則也今以爲神人糠垢之  
餘莊子何侮聖如此莊子之意若曰天地之大六  
合之廣自堯而外尚有人在自成功文章而外尚  
有道術在儒者安可拘于其所知而以守貞抱一

之列仙但指為山林之癯而少之莊子亦知世間  
 豎儒曲士必以已言為悠渺莽蕩無當於用故又  
 特設大瓠大樽二喻以謂我之大自有有用處我自  
 有用大之方慮為大樽浮于江河樹之廣莫不天  
 斧斤以有用為無用以無用為有用遊于塵壒之  
 表冥于玄同之域此莊子之所以逍遙也然慮為  
 大樽則家常茶飯不可用也樹之廣莫則宅畔籬  
 邊不可植也鵬飛能高而不能下豈若神龍之變  
 化無方大小不測乎神人能居于姑射山而不能  
 居于人間能小堯舜而不能為委吏乘田豈若不  
 壞世間相而證實相者乎莊子之說亦直寄焉以  
 譏夫世之見小者耳

○支道林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  
 大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  
 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於心內至人乘天正  
 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  
 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  
 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是於所足快然  
 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  
 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南華經蒼解卷之一終

南華經會解卷之二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內篇齊物論第二

○李宗謙總論曰物論者人物之論也齊者一也大  
 凡物論不齊皆始於有我物我對立是非互爭而  
 為齊物論矣故章首即言吾喪我篇中千變萬覆  
 不離喪我二字心如灰者火滅也形如槁木者  
 木沉也皆靜定坐忘之意風有氣無質天地最無  
 根着故言風竅空也風自空出也風能觸有竅之  
 聲不能作無竅之鳴故言竅風起於靜復歸於靜  
 一場作恠畢竟都無故言厲風濟則眾竅為虛人  
 身之竅不可使鑿竅孔一開構鬪日接知言橫生  
 大是大風小是小風許多風波到底皆無要其使

此不可知也却有真宰存焉天籟是已彼不得其  
真而以如馳之形獨芒之心欲齊萬有之是非寧  
可得乎故莫若以明因是明者空中自現本體明  
妙釋氏言慧覺是也因者空中自然真性如如禪  
宗言淨因是也明非寂照因非緣假明是因處明  
因是明處因明如鏡像因是法身明從虛生故得  
其環中因則無二故知通為一一不知其一故曰  
兩行明不見其明故曰滑耀通一猶有一在無適  
則無一矣滑疑猶有耀在葆光則無耀矣故明而  
無明者不可知之謂神因而無因者無所待之謂  
無竟無竟則無聲亦且無影神則夢不知覺亦不  
知故曰物化大抵人間是非乍怒乍號舍風風濟  
則聲恬無形無影若夢夢覺則境去因風吹火因  
覺起夢循環起伏不知其盡然今日之風聲與昔  
日之風聲無異而今夜之夢境與昨夜之夢境不  
同風有聲之可聞夢無影之可捉言風言夢意益

如此雖然栩栩之夢與飲酒哭泣之夢幻真異矣  
遽遽之覺與哭泣田獵之覺垢淨殊矣覺後知夢  
與周蝶不知起滅分矣眾人之夢覺在寐醒至人  
之夢覺在死生眾人之夢有夢至人之夢無夢眾  
人之覺在夢後至人之覺在夢中眾人有幻夢無  
化夢至人有性覺無明覺噫安得有出生入死無  
夢無覺之人而與之言齊物哉

○褚伯秀總論曰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  
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推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  
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  
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  
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  
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倘能究夫人籟地籟之  
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  
眾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顛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  
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歿無異乎

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  
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  
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愧悵道通為  
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徂公賦茅喜怒所由  
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化  
物何望于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  
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非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  
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  
繫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  
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歿  
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  
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  
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  
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  
齊

○吳言歲總論曰此篇以天為骨以因是為主以喪  
我為因是之原以生夢歿覺為喪我之原以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為  
生夢歿覺之原

字田  
開三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  
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  
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  
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  
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

其  
隱  
聲  
下  
榻  
居  
音

噫  
音



作。作則萬竅怒号。而獨不聞之。窈窈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号音 窈音 流音 畏音 窈音 似音 枅音 謫音 突音 豪音 譟音 咬音 刁音 子音

隱几憑几也。嗒然無心貌。喪其耦耦匹也。俗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喪耦我固在喪我則并我。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惟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也。窈窈長風聲畏佳者備萃也。林木搖動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拏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大木之竅穴其形不同。各有所似。有兩孔之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而似耳者。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有孔方而似枅者。枅柱上方木相累積有空缺處。

有孔圓而似圈者圈栝圈圓而中空有淺而似白者曰則中窅三者似器之形有曲而似注者注水聚牛跡有廣而似汚者一云汚水窅下處二者似地之形此皆言窅穴之形也自激者至咬者乃言窅穴中之聲激者戛而聲止如水激聲謫者去而聲疾如箭去聲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諫者下而聲濁如號哭聲窅者深而聲留窅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者吠而聲續如鳥咬咬聲干竿通韓非曰竿爲五聲之長喁衆窅如魚口之噉喁也干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唱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冷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窅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

關鎖也而汝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蓋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前既說地籟又就趁此補一句繳斷人籟正爲問天籟張本人能窅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謂天籟豈復別有物哉卽衆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最精妙比竹笙簧之類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吹萬三句言天籟吹卽以息相吹之吹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言自取者自取於已也感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李宗謙曰人之所以有其形者有我而已形者我之形心者我之心偶匹也喪耦我固在也喪我則并我而無之矣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

物時也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而獨不聞獨不見言地籟之作止汝所常聞見而心之起滅汝所未聞見也以所嘗聞見而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萬竅者人身中法象之譬怒號者人身中是非變態之譬吹萬三句言天籟吹卽以息相吹之吹聲出也自自然也已止也人心之聲是非非非萬有不同都從無聲中吹出到底却自己總歸無聲有聲無聲分明有主使他作止咸自取耳取取諸天也怒者其誰一句接上起下言到是非相激得失互爭如萬竅怒號聲氣不平則誰使邪郭子玄曰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寥寥長風之聲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畧舉衆竅之所似激譎以下畧舉衆竅之殊聲于喁云者言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也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調才才動搖貌言物聲旣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才才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卽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夫耳無旣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旣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言物各自得誰主怒之使然益重明天籟也

劉辰翁曰喪耦我固在也併我而喪之物論從何處起便是相競無對頭了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

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此達者之言畏從山曰岷佳從山曰崔山林之隈僻角尖處風所不到也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過則衆竅並作如噓虛噓通若謂濟為止則厲風何所屬邪說了許多竅穴更著調調才才則林梢之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日無是非小是小底風大是大底風然終必寂然而止所謂齊也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誰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此說厲風濟字訓作過不訓作止與舊說不同

林疑獨曰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也

王元澤曰耦匹也物莫不有匹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物論自齊矣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梵志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者是也天籟地籟人籟衆竅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為風之所鳴而物為化之所役所遇雖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冥夢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陶周望曰有吾我即有耦喪我即耦亡耦者是非之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初即道破又曰聽聲如響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為籟音響無從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李湘洲曰自大道亡而是非起矣是不因是因非

而有是是無非不是非不因非因是而有非非無  
是不非纔見有是决先有非纔見有非决先有是  
所以道单是不立獨非不成世人只知是是非非  
不知非是是非只欲存是黜非不知忘是無非千  
古以來只這個是非講不清說不合越要明白越  
加糊塗纏不了撒不開伏而又起斷而又續一微  
成蔓延漢之峰滴水起吞天之浪其病根禍本却在  
甚麼處須要識得莊子此論專為是非發然起首  
不說是非而設為子綦喪我之言喪我二字急宜  
着眼是非之爭起于有我就一个我上引起百千  
護惜百千執着百千分別百千取舍我說是的不  
許他人道錯我說非的不許他人道好是以笑談  
正狎同異忽生意見一分戈矛剎起朝時夕時眠  
時飯時對客時獨坐時這點我心何曾一剎那間  
斷雖至眼光墜地尚不干休四大解時神識帶去  
六道三途中仍舊作因作果再報再受只這個我

所以佛說四相先無我相孔言絕四終于無我莊  
子論齊物始于喪我謂能無我方無物能無物  
方無是非如樹根斷則枝葉一齊斷矣通篇血脈  
明白都在喪我二字却喚出在起首處以後再不  
應只閑閑點綴个天字如照之以天天均天府天  
倪所謂天者即非我之謂以天字照喪我字而文  
極神通變化今須知不用寓諸庸便是因是因是  
便是天天便是喪我原來打成一片憑他播弄走  
雷電驅雲霧消得龍王多  
少風此等境界豈易躋乎

萬態  
中真  
滓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  
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覺音  
教  
密音  
教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

厭音壓

熱音聶

賅音該說音

悅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適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齠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肅音湟

此下描寫人心許多變態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間  
間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算  
星算兩自分別也大言者氣燄大者也炎炎者有  
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  
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  
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  
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既  
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  
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  
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  
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日以來遇合之間便  
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日日如是故曰與接  
為構日以心鬪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為有梏亡  
之者大抵指小知小言之人言之也縵者有一種  
人做事縵但担地故曰縵又有一種人出着言語  
便有機穿故曰害又有一種人思前算後不漏落

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  
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  
也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  
為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  
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  
縵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  
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  
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胸次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  
憂勞日銷月鑠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  
秋冬惟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此三句下是  
正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漏一去而不  
回則終不可復挽回故曰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  
之也舊說上之字助語下二之字訓往劉辰翁謂  
三之字皆虛字尤順其為物慾所壓沒如被緘膝  
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洫洫者謂其如墜於  
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矣故曰近死

謂其胸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又以十二字形容小人接物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嗟歎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熱者憂疑不動貌一說熱中也一說熱從執從心言心之拘執也姚夫瘁貌一說治也佚縱逸也啟開放不收拾貌態度也打模做樣也姚態與荀子姚冶態度同褚註謂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有所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啟則情開而受物態則務驕而長傲是也劉云尋常說喜怒哀樂他又從哀怒狀出慮歎變熱從喜樂狀出姚佚啟態羅云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啟態以七情又翻十二般大抵人之一身心境不同情狀百出計得慮失焦火凝冰如樂出於虛而乍作乍止如氣蒸成菌而倏生倏

歿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狀皆若鬼神使之然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是了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旦暮之間皆此造物爲之其所由以生此情態乎此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非彼無我這彼我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故曰非彼無我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而論造化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朕萌芽之地也不得其朕卽莫知其所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不見其形卽莫知其所爲



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卽已信也無形卽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細繹許多語辭切而意甚至至益欲人於此着意自檢點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言雖是有情無形然還須於有形上體認百骸九竅六藏皆人身所有人有三百六十骨節總言百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而六賅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爲其所苦則方病之時手乃爲身之讐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之用何者爲貴何者爲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

相爲用也受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足時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通相爲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旣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爲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必有有所受者旣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爲外物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亦相途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蕭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歎

奚益其形化者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也  
年彌高而德彌邵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  
見識徒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  
與之然芒芒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到此亦當  
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昧然無見  
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乎益言天理未嘗  
不明汝以人欲自昏故至此知道之人斷不如此  
芒昧此所謂金篦括膜要汝開眼也  
陸西星曰此下摹寫人心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  
旨大知閒閒即孟子知者行其所無事也若間間  
者立町畦分人我則但小人之知耳炎炎精光上  
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縵者縵緩無斷柔人也窶  
者潛機不露險人也密者錙銖必較細人也惴惴  
心事不寧縵縵散緩自失餒人也可是非者主訟  
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才人也守勝  
者固執已見如留詛盟誓不敢動劫人也小知之

人心鬪如此天真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灰而不  
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  
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  
與其殺相對此等機心愈老愈深故曰老血厭如  
大學厭然之厭緘即閉藏也夫人心不灰則尚有  
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灰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  
不能也此已備言小知之心事以下又以十二字  
摹寫其接物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實不自由如  
樂之出虛乍作乍止如藥之成菌倏生倏歿日夜  
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即所謂吹萬不同怒者  
其誰也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已字  
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  
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去取  
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如風離於竅終不成響如  
此論造化不離已身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  
故曰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作

一句讀必欲求得其朕除是真宰有形今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爲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此下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骸骨故舉百骸九竅六藏言之其有私焉其有真君存焉二焉字與三乎字皆問詞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求得其情卽上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其真卽上真君真宰之真且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此真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則凡悟之則聖耳呂吉甫曰閒閒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搆有縵密密之不同也好惡藏于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括名節臨于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啟態則其

情狀發見之不同也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大趣欲向背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竅穴之異形乎閒閒縵惴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竅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爲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

李湘洲曰大知句是客大言小言又客之客只小知間間一句是主下文皆言小知既有縵密以至近處凡十一種又有喜怒以至啟態凡十二種小人用智之情狀無餘蘊矣要之只喜怒哀樂四字是實其餘不過虛虛摹寫其變態之不同有如此耳

人心不可強立是非是非非莫若因是因是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

為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歿方歿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

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愚按此段辯成心非真心。孫越峰此語最當。蓋凡是非之橫生者。皆起於成心之不化。夫其成心之不化者。皆其師心而自信者也。人人師其成心。則人各有心。人各有師。安能相下。故曰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夫此師心自信。各是其是。奚必一等賢智。知古人代謝。而心自取精於造物者。有之。卽愚者亦有之。蓋愚者心地不明。偏多固執。已見師心自信。一成不化。此愚而好自用者。郭云愚

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是也。如此是非安得不生。既有是非。而自謂吾無成心。是昔至越而自謂。今方適也。其誰信之。郭云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是也。是非原無師心者。強以爲有。是以無爲有也。旣以無爲有。惑心已成。雖聖人復出於汝。亦不能解。他人又柰汝何哉。舉神禹卽孟子謂智者若禹行水之意。孫越峰謂知卽前大知小知。代卽前日夜相代。取卽前咸其自取。有是非而自謂無成心。是至越而云未嘗適也。顛倒其辭。自是道機之語。此以上言物之不齊。以下方發論以齊之極。到蓋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旣發爲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爲造物所使。絀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言非吹。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

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未足為準鳥能爲有無郭云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為是而彼爲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我之情偏耳以為有言邪然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邪則據此已有言言與鷦音其致一也此說最明鷦鳥初出卵禽鳥既成喚兩喚晴報喜報凶可聽爲準鷦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故以爲異於鷦音有辯與否言其實一而已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是非非皆可也小成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而

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為是彼之所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造原無物我則見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亦常常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必更與之辯其是非哉有彼有是正與方生之說同陸云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難看意謂是非即生歿之說也蓋生必有歿二者不可相離若是說生而不說歿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歿歿則必有生纔有個可便有個不可纔有個不可便有個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

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在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求偶於彼此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意見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為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始無終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為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林希逸曰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理若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

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為知者也李湘洲曰隨其成心而師之成心即前之真宰真君不會被構鬪靡亦所壞現現成成完全全全故曰成心這個成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故曰誰獨且無師乎愚者與有焉及被小智之人構鬪亦靡所壞則現成者不成完全者不全不成其為心而有是非矣又李宗謙曰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

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離火也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况麗物而為惡乎關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也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于道以為成心者也未成乎心則心且無矣安有是非而以為有是有非都緣心成起念臆度料想如今日適越而昔至爾今日纔適昔何由至乃強辯是非之譬故以無為有以無為有是非為得定雖智如神禹不能知吾且奈何哉甚言物論之必不齊也林希逸李湘洲之說是以成心為見成天理心從好訓似未當李宗謙褚伯秀俱宗范無隱之說是以成心為已成私意心從不好訓似得而未甚透露今著膚見於前并存二說以備互參

陶周望曰受成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

以然者不識真君也真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迷真心而後認成形成形而後有成心此是非之窠窟眾論之根苗也

郭子玄曰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如其所知則自以為是矣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成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成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



方自謂成爲成而成者方自謂成爲生則無成矣  
無生無成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  
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  
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  
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  
也我亦爲彼所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是  
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  
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樞要也  
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  
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  
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乎是非  
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  
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  
乘之以遊也

李宗謙集羅昌二說曰言非吹也言非如地籟之  
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出于人未能無心故言特

未定不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  
果有言邪未嘗有言邪鵲鳥初出卵也人聞禽言  
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可聽爲準鵲音未定則不  
可爲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道莫不在則言莫  
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無非道則言亦道也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  
知言無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惟  
以道隱于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  
本實由是有儒墨之相非矣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大知慧也明得本來原無  
是非大道原無物我則物無非彼亦無非是矣此  
一段言以明自彼則不見彼物也言物皆不見彼  
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則自以爲  
是矣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  
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是非無定體而以爲  
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爲生方成者以成爲成是

以無有爲有也雖然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生何自來物之方歿也歿何自去歿生原一體方生乃所以方歿方成乃所以方生不可亦然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因緣也緣其自然無容心也是以聖人不由是非之途而直以天照之天天然也雖聖人何能廢是非乃世之所是因而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乃老莊要旨此一段言因是是亦彼也一段又言以明所謂明者非明見辨察也得其環中之謂也大凡物有偶則方方則內實無偶則環環則中虛中虛則明生矣是亦彼也我亦爲彼所是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之是非卽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偶對也無人我是非對待是無偶也使彼之是者不得其偶則我與彼混合爲一而道樞在此矣環中空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以是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

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一是一非兩形無窮而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照之以天所謂莫若以明也

焦弱侯曰彼不自生因此則有彼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此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卽與歿對歿卽與生對方可卽有不可方不可卽有可一是一非相爲匹偶此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不廢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故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卽彼彼卽此彼之是非卽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了不可得而道樞在此矣凡物奇圓而偶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虛無物得道樞者似之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

是非戒有

窮益行乎是非無窮之塗而其無是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恠。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

莛音庭 楹音庭 恢音恢 恠音恠 憭音憭 恠音恠 復音復 惟音惟 達音達 知音知

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芋音序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為指。則以人之指為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

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只是馬公孫龍子時有白馬指物二篇正謂白馬非馬指非指此蓋是就彼折彼意馬解作博塞之籌大非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天地萬物不可相非則是非何足辯邪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既物物皆然皆可又何必

加是非於其間哉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恠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者直者各當其用美惡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為一矣言皆歸之造化也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為成物矣譬如用藥咬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為成在筋角則為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為一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到此則無是無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不惟非者息是者亦息故曰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

謂之道也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爲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茅山粟也一名椽三與四實通七數也各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郭子玄曰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也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

也今是非無主紛然競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非也可於已者卽謂之不可可於已者卽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蓬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惰惰恠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不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幾盡也至理盡于自得也走者因而而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卽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

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趙以夫曰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

李宗謙曰此一段又言因是所謂因是者非是非兩立也知通為一之謂也不一則有用為用而是非起一則無用為用而是非息無是非則因是矣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辨然名為非指便是指了不如從那非指說來以馬喻馬之非馬雖無毛色駑良之辨然名為非馬便是馬了不知從那非馬說來蓋指與馬原亦無此名特人強為之名耳故有曰指與馬只從那無指無馬之初

說非指非馬可也天地雖大不異一指萬物雖多不異一馬天地萬物初亦何嘗有是名特人名之耳然則物之不可不可然不然初亦何嘗有然不然而不可不可哉是以聖人因之入所可因而可人所不可因而不可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然於物之所然耳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若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蓋無物不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其間哉莛橫也楹縱也厲醜也西施美人也莛與楹反厲與西施反恢愜悖恠固常相反然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也其成也乃所以毀也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非洞然曉徹明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為是不用到此則無是非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民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

得則不惟非者息是者亦息故曰幾矣總之不用  
為用只是因之一字此之謂因是聖人之因是知  
通為一而却不知其然豈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  
知所以因而皆因之故謂之道道即一也狙公賦  
芋正不知其同之譬狙公賦芋不自增減因眾狙  
之喜怒為增減狙畢竟不知其同非因而何是以  
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無  
非之天均均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  
天均不以迹之有是非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  
兩行兩者內外也兩行則無內無外矣曰通一又  
曰兩行絲  
一故兩

至道  
無成  
無屬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

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樗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  
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

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為有物。是無極之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對。是太極分而為兩儀也。兩儀雖分而覆載異職。各隨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

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對。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意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枝猶持也。持而擊曰枝。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郭子玄謂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智盡慮窮。形勞神



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久不  
爾早困也甚是三子之好自以爲異於天下之人  
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之又欲  
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  
說而所聽之人本自分曉乃強以此曉之故曰彼  
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強辯自愚也而以終其  
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爲惠子但借其  
分辯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  
子之辯爲結亦是文法昭文既以鼓琴終其身而  
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  
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  
終身無成者言只他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  
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爲了當  
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  
前者未爲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  
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

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  
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  
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  
嘗着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  
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  
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亦一無  
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  
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  
明結之

郭子玄曰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  
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  
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  
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  
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  
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  
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

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智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久不爾蚤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欲使衆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而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恠憮恠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

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偏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李宗謙曰此一段又言以明聖人之以明環中無窮然却未嘗欲明之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爲道者也。知至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爲有物而未始有封域未能即物爲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于道猶未虧也。至于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道虧而情生人各自私自好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夫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然於遺聲多矣。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有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

據梧皆盡慮竭智幾乎其盛又載之末年從事以終身然惟各隨所好自以為是嘒嘒不止欲自鳴於人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明誇示也惠子以其智與人之辯持畢竟無甚道理故以堅白之昧終此便是惠子之虧處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不成精枝此便是昭氏之虧處三子雖求明畢竟不明若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若三子而可為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三子而不可為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柰何役役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似明非明用而不用與尋常無異故曰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不用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矣此之謂以明言明貴疑不貴耀也

陶周望曰以無是非處齊是非乃此篇主意

齊物無我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

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言。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類乎。若不執一已之見。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

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卽無極之上。一層也。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而我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俄而有無。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謂卽言也。然我雖有此言。顧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敲音處同。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泰山至大也。而謂之爲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此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名曰泰山。纔小。此二箇便不名爲泰山矣。若以泰山爲大。天地更大。

故泰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為名則是極殤子之數  
矣更多些二箇則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  
天地彭祖為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  
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  
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  
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為大而萬物又與我並  
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艸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  
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說了箇一  
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意  
謂既是混然為一則和箇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  
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  
之言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為二既有此二矣又  
有一與言為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  
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算  
不盡而况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初因箇無  
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

已自如如此言之不已何况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  
而觀則惟無適為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已自  
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李宗謙曰此一段又言因是聖人知通為一不知  
其然猶有一在至此則并其一而無之故終之以  
無適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是非者類乎謂  
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似不類矣然此  
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  
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  
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  
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  
嘗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有類故試寄言之也有  
始有是非之始也未始有始則無始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則無無始并未始都無了有有是非之有  
也有無無是非也有未始有無則無無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則無無無并無無都無了俄而言無

是無非有箇無矣未知我言無果有無乎抑無無乎畢竟是無無我謂無無是有謂矣未知我所謂無無果有謂乎果無謂乎畢竟我謂都是無由此觀之天下果孰大孰小孰壽孰夭如以有言則秋毫小泰山大彭祖壽殤子夭如以無言則秋毫雖小已有形了便是大泰山雖大未離乎形便是小殤子雖夭已盡年了便是壽彭祖雖壽未免盡年便是天泰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殤子爲壽則天下無夭矣彭祖爲天則天下無壽矣是以鰓鮒不羨大椿斥鴳不貴天池足于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爲一也夫旣已爲一則無矣然旣謂之一則有矣一是一也言一又一也兩一便二矣一旣一矣言一又二之一與二相對不成三乎從無生來且有一與二以至於三至萬之又萬雖巧爲曆算之人亦不能算其未盡之

數而况其凡乎况自有適有其是非可勝道哉故因是者只無適耳無適者本來無物之初無所適此并其一而無之也○宗謙論秋毫泰山殤子彭祖極明透矣終不如郭子玄性足二字着落特再著之子玄曰夫以形相對則泰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實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泰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泰山亦可稱小矣泰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鰓鮒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也

李湘洲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一段總只發明自無而有一句旣自無而不免于有矣我更從而

將有到何時而止。凡天下的物事從甚麼處來，須還歸甚麼處去。這有既從無而來，只合還歸他無的處去。欲還他無的處去，有何方便法門？只一因是而已。故復結一句無適焉，因是已。

陶周望曰：不見其形，不得其朕，莫知其所萌，不知其所為，使皆無也。卽此無字，亦無著處。所謂未始有無，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無卽是一，有無卽是有一。

至道在不言不辯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眡也。請言其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因之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嗛音謙  
因音圓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李宗謙云：此言以明滑疑之耀，猶有耀在。至此則并其耀而無之，故終之以葆光是也。道未始有封，明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樂于封與常哉？只爲人心之私，立箇是字，有是便有非，是非相對，便有箇疆界了。便有眇眇，故曰爲是而有眇眇，疆界也。入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左右方向異也。倫物理義，事宜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是。有封之眇也。分分析辯，別別纔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辯別也。互逐曰競，對難

曰爭，既有分辯，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是有常之眇也。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於上下四維之外。六合之外，可致而不可言，故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可言而不可常，故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可詳而不可爭，故議而不辯。聖人不論不議，不辯超然，于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眇哉？然聖人非但不論不議，不辯爲無眇也。卽有時而論而議，而辯亦不得爲之眇。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別處，便是爾胸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到這裡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別，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不言之中，自有至言，謂之火辯則胸中見得透，自無言說。無仁之迹，而後爲大仁，不以煦煦爲恩也。嗛滿也大



廉則無自滿之意國語云嘽嘽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則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為大廉矣枝害也不枝害於人自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若昭昭然分別名相便非道矣言而形諸辯嘽嘽不休則必有不及辯處矣物無常愛常愛則繫於一邊必不周徧不成仁也廉而至於皎皎自潔則矯激好名而不誠實非真廉也勇而見於枝則血氣用事而必喪其勇不成勇也園圓也言此以上不稱不言不仁不嘽不枝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所謂園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枝則圭角大露而近於方矣方即矜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至矣不知之知定不言之辯便是

不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昔者上着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三國各寓言耳不釋然者往來於心必欲伐之也蓬艾之間謂彼之三子存國於卑微福小之地未能向化而我必欲伐之不肯釋然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寓言只是十方並照之意郭子玄謂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是也此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譬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冥之不能容此三子者之以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譬也以明者亦葆光而已○愚按莊子一篇總以天下為箇是字有字壞了而欲人冥之不知故曰為是而有矜而要之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此是大關鍵人須自

識取耳

郭子玄曰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八眇同于自得也又曰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于大聖故發自恠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不知便是

真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歺。鱮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鯽蛆其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狽以爲雌。麋與鹿交。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

鱮音秋

且但音偏音

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歿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言既知止其所不知之謂葆光。葆光則至矣。至人不知之謂神。知有是便未必同。是故以不知答之。知不知便爲知。故亦以不知答之。無知便

有知故。又以不知答之。王倪三問而三不知。皆去知之意。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卽是知止其所不知。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也。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爲發端之語也。鯀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異乎。猿鯀哉。芻艸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薦艸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艸。蜈蚣則食蛇。鴟鵂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嗜好其美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爲正哉。獮狢獮狢也。獮狢以猿爲雌。麋鹿一類物。鯀與魚非二物。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爲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爲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

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樊然紛然也。穀雜也。齧缺疑至人有知。王倪言至人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大抵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所謂不知者。豈真不知哉。故曰知止其不知至矣。

李宗謙曰。此一段承葆光而言。聖人之光葆而不耀。不耀故不知之。謂神大凡人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其患皆始於知。知者爭之端。而是非之首也。王倪三問而三不知。皆去知之意。民體知安。佚為正。處而齧猿不然。口知芻豢為正味。而蛆鴉不然。目知好色為正色。而魚鳥麋鹿不然。各各有知。人物相反。惡乎知正處。正味正色哉。仁義是非。樊然穀亂。何以異。是至人固不知利害乎。齧缺疑至人應有知也。至人神矣。神者不可知之。謂至人不識。見不生分別。一切世故。解脫都盡。其居藐射無處之處。吸風飲露。無味之味。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女。無色之色。無春夏焚不能熱。無秋冬沍不能寒。無晦明風雷變不能驚。元神獨露。縱橫自在。不受變滅。故能乘雲氣。騎日月。而游四海之外。雖死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之端乎。故止其所不知。則神矣。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

一覺  
一夢  
一處生

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鶡鴠。子試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  
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  
眾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  
以是相蘊。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

旁去聲  
滑稽音  
昏音

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  
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  
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  
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  
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  
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覺音  
教

弔音  
的  
解音  
蟹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欺剝聖門學者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為意也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無喜求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遊乎塵垢之外遊心無物之始也孟浪不省實也兩夫子俱指孔子夫子言之以為孟浪瞿鵲聞之以為妙道故瞿鵲又質之長梧子長梧子言此熒惑也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而丘何足以知之汝亦大早計者謂汝方聞孟浪之言遽以為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於卵而

鶡多得於彈而彈非鶡多道因於所聞而所 **妙道此皆太早計也早計猶言遽輕許也道不可言傳耳聽則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耳妄說妄聽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旁日月一晝夜也挾宇宙一遠近也脗合者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汨汨也滑**

昏昧也人世汨汨昏昏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者至人皆置之不言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為尊卑眾人以知為知故役役聖人以不知為知故愚也愚也無知貌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青及今積無限箇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禮記二十日弱弱喪者弱年去其鄉也久留他鄉忘其故國悅生惡死者亦猶是也焉知生之非弱喪焉知死之非還歸而顧惡之邪麗姬晉獻公姬得於麗戎之國艾麗戎地名封人之子守封疆人之女也始者去戎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共食而後以始之泣為悔生寄死歸得還造化別作

受用又安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斬生之誤邪歿生猶夢覺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爲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大覺見道者也君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竊竊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悅生惡歿殊無真識其固蔽亦猶斯矣竊竊然小見貌固訓作蔽丘以爲孟浪汝以爲妙道丘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爲夢亦夢中語耳弔至詭恠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恠然至恠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解見解也非徒解其說分明是解去歿生之縛萬世旦暮卽千里比肩之意郭子玄曰不從事于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

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逾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鵠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鸚鵡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主而慮歿執是以辯非皆逾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復爲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歿生爲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役馳騫于是非之境也

愚菴菴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世而參其變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菴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安知其非惑也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故寤寐之間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

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天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且暮遇之者言能皎然無係而玄同生歿者至希也

李宗謙曰參萬歲通古今為旦暮也一成純合萬變為渾成也萬物盡然因所然也是亦然也蘊蓄也以是相蘊言無相非也即因是意故無是非可否死生利害之所在按此蘊字訓作無相非從好說與希逸訓作相積相壓從不好說異錄以互參

是非不必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

黷音啖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曼音萬 衍去聲

此一段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為是非。既使設使也。設使我與汝相爭辯。或汝勝而我。不勝汝。豈果是而我。果非邪。又或我勝而汝。不勝我。豈果是而汝。果非邪。倘或有一是。或有一非。倘皆出於是。皆出於非。我與汝俱在暗處。不能相知。我與汝見既皆昏。則旁人益不能辯。益闇昧。不得明白。將使誰正之。將使同乎汝者正之。他是汝那邊人。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者

正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  
與汝者正之他是兩邊倒的人也正不得如是我  
我也汝也人也三者俱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  
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  
矣天倪即前之天均陸說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  
大聖他却是不知之知不辯之辯和之以天倪也  
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又設問起天倪之所以  
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  
前之兩行也言是未必是故其異同不必辯言然  
未必然故其異同亦不必辯蓋纔以為是纔以為  
然則又有個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  
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  
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  
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  
相待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則無待矣一無所

待而惟和之以天理自然之端順之以萬物無窮  
之變則物我大同性命各正儘可窮盡歲月因順  
也曼衍舊說作游衍不如陳作無窮之變郭作無  
極之化為長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  
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忘則死  
生一條義忘則可不可一貫而振動鼓舞於無物  
之地此便是逍遙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地則終身  
皆寄寓於無物之地矣故曰振於無竟故寓諸無  
竟竟一作境愚謂還如字作無窮竟之竟說長  
李宗謙曰且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  
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  
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黜闇不  
明貌人受其黜闇誰與正之必正于人也而人者  
非同乎已則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若非同乎  
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  
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

彼卽天倪也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有是然同異者聲也無是然同異者化也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聲若相待但聲者自有孰使之有化者自無孰收之無若其不相待不相待則無待矣天倪者自然之端和不分也曼衍者無窮之變因不遠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救于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義則不可爲一貫振收也竟盡也收於無盡之地夫寧有窮時乎直寄之而已故寓諸無竟大抵天地間有待則有竟無待則無竟有死則生竟無死則無竟生有失則得竟無得失則無竟得有覺則夢竟無夢覺則無竟夢不生不滅無罣礙振於無竟竟亦涅槃所謂大覺覺此而已不然以有竟之年役有待之軀淪沉苦海永失真性風火倏至身命解脫矣惡得謂之大覺

郭子玄曰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是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是非之辯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民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陳詳道曰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殺于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不可為一貫死生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為有物邪特寓之而已陸西星曰上既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知其解因此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邪彼即大聖也大聖即是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者也天倪則是與不是然與不然泯然無迹雖其聲或寄之是非亦化聲耳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收也言其終於無盡而已禪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物化不可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曩音

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蚺音 蜩音 條音 栩栩音 蘧音

罔兩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此寓諸無竟之譬也無竟則不但無聲又且無影總是無待意罔兩影外薄影也行止坐起隨形而動故曰無特操言不自主也夫影本無情安知有待謂影待形而然邪

則影所待之形又有待而然邪然者指行止坐起也影無意待形形之所待又屬何處畢竟無待吾待蛇蚺蝮翼邪言吾待形果如蛇待蚺蝮待翼邪蚺蛇腹下齟齬可行也蛇不蚺不行蝮不翼不飛附着在身且不自知况形影原相離行止坐起自然而然莫之使然何情之有適然則然莫之終然何常之有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吾且惡乎待哉此卽是非待彼之喻也莊周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莊周蝴蝶此神不可知之譬也不可則夢不知覺亦不知總是無知意栩栩輕喜貌喻曉也適志快意也遽遽惺覺貌分辯也人情以夢爲疑以覺爲真莊周却以覺爲疑以夢爲真夢中爲蝶栩栩快志但知爲蝶不復知爲周矣俄遽然覺則依原是周矣覺便起疑疑便生辯若周夢蝶若蝶夢周物我疑矣周還自周蝶還自蝶物我辯矣故覺之遽不知夢之栩栩覺之有分不如夢之自

喻覺之知周不如夢之不知周覺之與夢孰真孰疑孰若孰樂噫其寐醒之際邪其去來之間邪萬物變化其理無窮非人意想所能知識故曰此之謂物化

郭子玄曰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惡識其所以哉焦弱侯曰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均小大而巳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古今一生成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

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晝所為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江濤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且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耳其差殊乃至此况歿生為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歿生之去來亦不足道也陸西星曰此又從前相待二字生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又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以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為覺後之莊周以一人分夢覺昔為夢中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個須索待彼原是一個則不消有待矣

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吳言箴曰為彼是之說者只據得自家一邊的見識竟忘却那人的見識就如為方生之說者只說生不說歿一般雖然你據着自家開個門戶他一定也要據了自家開個門戶偶我則是非之門豈非自啟惟因人之是而不自創為一是則人不生箇非來偶我而非因以息矣因人之非而不自創為一非則人不生箇是來偶我而是因以息矣看來天下總便是一個道理我所自是者與其所為彼是者總是這件但因物我異屬故彼是異評而其實他也是一个是非我也是一個是非怎見得我便是他便不是聖人惟明得這個機括故不由彼是而由天籟因是因非使彼是無偶則如環之圓如中之虛而應用無窮矣乃所謂因是者何如假如以我指為指而說人指非指此彼是之說

也不若因人說我非指我就應承他說自家指爲非指喻言也推之于馬亦復如是夫天地各一其位如指之各有所屬而天不非地地不非天也萬物各一其形如馬之各有所屬而鳶不謂魚魚不謂鳶也聖人亦以天地萬物之理處之可人所不可人所不可而道不散物皆宜矣這也不是聖人故意模稜樣兩邊到亦以物理是非原是定一邊不得的又曰此是非又豈但說道定一邊不得原來一發全沒有我與你追遯太初此時溟溟濛濛何嘗有物物且無之况是非耶降此乃有物矣又降此乃有封矣然亦未有是非迨是非一起則道也虧了愛也成了畢竟成虧皆起于有物之後而不在無物之先我設一个成虧的譬喻當初昭文以鼓琴名鼓琴便是愛結成也散了大樂無聲道理虧也若昭氏不鼓琴則無成與虧矣夫昭文鼓琴師曠枝策惠子據梧三子各好此技倆自以

爲好之獨異于彼故欲以此技倆自表見于彼則是三子俱是無事討事做非所明而明之也故如惠子終身持堅白之論祇成其昧而昭文子又學父彈琴終身成甚正果這三子豈不是各成其愛可見因物我起是非者亦愛成也三子豈不是各虧于道可見因物我起是非者亦道虧也所以聖人只務因是滑而提不定疑而見不殺把明耀藏于滑疑之中不論人言顛我常把顛不顛易地而顛推之就我看固謂他不顛我就他看又定謂我不顛他所謂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者也如此推顛照看則自不起分別我與彼無異而是非息矣然所謂未始有物之初是何等境界夫世人之探本窮源者論至于始便以爲百尺竿頭更無進步了殊不知道不着相這相剝了一層又一層自太極上推起還有許多層數直至層層剝盡真境乃見是故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也者至于未始有夫未始有無連無無  
相俱空了窈冥昏默纔是道纔是天之真體不料  
清淨中從空落影俄然有起無來而又不知此所  
有無果有果無也畢竟無無亦無無中何處看無  
無亦豈真有哉然我今論無無非真有便是有言  
便屬于有而未始知吾所言者果從我相發出而有  
言乎果任天籟而無言乎苟言而無言則亦無失  
其為無也也夫惟本境至無可見世情上所稱是  
非同異大小夭壽貴賤或生等都是世人霹空杜  
撰出來的幻名原先何嘗有此分別故秋毫亦可  
稱大泰山亦可稱小殤子亦可稱壽彭祖亦可稱  
夭天地說不得大我說不得小萬物說不得物我  
說不得我萬形千狀總是一般論起來連這一字  
也不該有的纔說出這一字便是有言纔有言便

牽纏相生不止雖巧于筭曆者猶不能究我看這  
根源只在無上起因無有一一遂至一二從無相適  
且然而况從有相適乎如今只是一个因是便斬  
斷了相適的根若不因是便有左右倫義分辨競  
爭之八畛相適何時是了是故聖人只曉得遊心  
於無無亦無的境界六合之外一段不論了六合  
之內雖論不議春秋雖議不辯若一分辯便是了  
無無道理心上自有不分辯處了又曰論到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其實無所放着吾知識處而藏其  
知于不知復返無無復歸太初此所謂喪我所謂  
因是所謂滑稽之耀所謂休天均聚天府而一任  
天籟之自鳴者也今世人顛倒以有知為高各弄  
意見各然其所然自古及今積下無限个是字是  
已非人根在執我執我是以已為真有此生而戀  
之借問無無亦無之時你這形骸何處寄頓偶在  
造化虛幻之氣在爐圍中鑄出這虛幻之形直旅



耳直夢耳如今你把原先真實空淨境界倒忘了把這虛浮寄寓身子倒戀着喪家遊旅貪旅忘家真是癡迷其所竊竊然分別貴賤是非等任爾精明如堯舜事業孔孟談論總是于大夢未覺之中又占他夢有甚憑準因其根蒂孔丘也是夢裡稱孟浪你也是夢裡贊妙道我今謂汝夢也是夢裡說夢覺論到這個田地也十分詭雅驚人然詭恠之中有的的確確的見解萬世後若有大聖知此解可謂知己雖隔萬世猶如蚤暮相見者大聖即大覺這個關頭自非空諸所有把世緣打疊得乾乾淨淨者不能勘破故必待大聖大覺大覺雖也有个我却喪了我則身雖夢神不夢故在大夢中自好稱个大覺蓋知夢即覺大凡人生最苦擺下六根便惹定六塵或做盜跖或做曾史日夜滕縛那得些子逍遙自在時節脫去之日脫枷鎖拋重擔曾史盜跖兩下桎梏了不知解釋何處清淨道

遙追想存日戀生怕歿真可發一大悔然歿而果樂則又成幻樂果悔則又成幻悔鄙姬之喻特爲世間貪團者做个藥頭耳惟生歿等于夢覺夢中爭什麼幻是幻非故於是非之幾我與你與人俱不能定者都不用計較罷還只是因是因非和以天倪把是不是然不然俱兩存之如此你可無掛無碍逍遙過歲月無戀生憂歿可以忘年無條分縷析可以忘義常振動鼓舞于至無之境如此則這浮寄之身原作个浮寄東西看待了他真真喪我加身亦常寓于至無之境矣所謂不離大夢實成大覺豈不愈于逐妄迷真夢中占夢者哉你若不信人生是夢我把兩個證據還你影待形形又待造化形者蛇之蚺蚺之翼耳蚺翼能運動于蛇蚺未蛻之先而不能強留于蛇蚺既蛻之後人形能運動于造化鑄我軀殼之後而不能強留于造化反我爲鼠肝爲蟲臂之時其所以生而行止坐

起所以成而不能行坐坐起者都只憑大冶鑪弄須自做个把持不得此形豈是我實實的物件莊周一夢在莊周則認爲周者是覺而栩栩然胡蝶者是夢在胡蝶又認爲蝶者是覺而蘧蘧然周者是夢周蝶明是兩件今周也做得蝶也做得周一而二二而一此謂物化夫胡蝶乃莊周之夢夢裡胡蝶原不會真有个胡蝶莊周又胡蝶之夢夢裡莊周也何嘗真有个莊周總在一個大夢中做出栩栩蘧蘧兩般態狀耳故夢與覺同是夢蝶與周同是幻嗚呼影可留戀乎夢可執着乎故曰吾喪我吾何是何非

○李宗謙曰竊謂莊生論齊物而言成生何也人生世間各立一形骸各具一心知有形骸心便有自是心自是而慮人之不是也於是而勝心生欲勝人而慮人不吾勝也於是而爭心起爭心既起構鬪日甚堯可非桀桀亦非堯由可溷垢垢亦溷由

人掉一舌家置一喙鬧共鬪市勞於聚訟千器萬亢都爲自伸會不思百年途旅人生如夢握權失勢貴賤夢耳泥行霄飛顯晦夢耳朱門白屋累茵懸結貧富夢耳朝秦暮燕昨王今客去來遷徙夢耳未至以前其熱焦火既至以後其寒凝冰得失炎涼亦夢耳即人所甚愛者生乎而生不可留所甚惡者死乎而死不可免一朝竟盡舉生平七尺之軀六藏之府且歸之蝶夢如浮漚矣何論是非哉故不喪我不足以一死生不一死生不足以齊物論此心之所以如死灰而形之所以如枯木也雖然心何自灰灰則滅矣木何自枯枯則盡矣死滅成盡與衆生同此下篇養生主所由發乎

○吳言箴曰物論者是非之衆論也雖專以齊物論名篇然舉一言論則一切世味無所不齊矣舉天籟籟雖主聲然聲出於天則一切皆有个天在可知矣天者自然也對勉然看人于是非各立一幟

以相勝是故生意見故起分別不任其天也故說  
今天籟做一準的後天均天府天倪皆本于此然  
人之所以不任其天而以說相勝者病根皆起于  
見得有个我在既有个我便與物對立便要開个  
門戶與成一家議論故是非相角所以開場先說  
喪我二字斬了病根夫人把我來認真其原又在  
生死關頭看不破說道人生世上實實落落有這  
个生此身的是我自家受用物件緣此執戀不放  
手故說个大夢大覺喚醒他等他在愛河中猛地  
回頭一看原來是影是夢不是我實有身子從前  
錯用了心蚤放手罷然人生何以等于夢覺何以  
等于喪家忘歸此又不是白駒過隙歲月無幾之  
意乃直推到漠漭之初不要說箇太極連無亦無  
連無無亦無何從着我這個身子這身豈不是戲  
場幻術到成了後反於無纔是真體豈非生旅而  
成歸生夢而成覺論到此則成亦幻成耳神明亦

幻鬼耳山川亦幻形天地亦幻氣耳再推其至則  
太極亦若未離幻之一字故有未始有始一番議  
論此是大根本大源頭亦非獨此篇根本源頭乃  
三十二篇之大根本源頭也通篇分六大段看子  
慕喪我是一段女聞人籟至怒者其誰發出天籟  
又一段大知間間至人亦有不芒者乎許歎世人  
執我而喪其天是汎說不專指是非又一段自隨  
其成心至是之謂兩行乃說出世人專一是已非  
人自啟爭辯階梯而拆裹于因是之聖人非指非  
馬是非兩行者又一段有以為未始有物至參萬  
歲而一成純直究至無根宗淨掃是非禍胎而許  
以止所不知者申前因是之意又一段惡知說生  
非惑至末點破人生是旅是夢是影使世人在我  
上起是非者一旦灰盡念頭又一段開場說了喪  
我收煞說罔兩蝴蝶二條令我不期喪而自脫  
然喪此首尾關應妙處

三十二篇之六也本  
論其大則亦非謂也  
其本亦非謂也  
其本亦非謂也  
其本亦非謂也

### 南華經會解卷之三

明蒲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 內篇養生主第三

○褚伯秀總論略曰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  
道者無為形者生之託神者生之主虛無之道是  
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不知養其生之  
主養愈至而形愈失故惟不以有涯隨無涯庶乎  
養生之吉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  
物者何有乎刑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全生養  
親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  
九年而刀若新發剛則應物不知其幾而精神愈  
葆其常是為生之主蓋善養于平日得濟於斯時  
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于善刀而藏則歛智齧光

用歸無用常應常靜天得神全一虛而養生之能  
事畢矣是以介者無嫌形獨樊雉終非神善老聃  
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  
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  
已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刺法然弟子猶不  
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懸  
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  
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  
得不養體受全歸致虛極靜死生去來一時俱了  
夫是之謂善養生○林希逸云首三篇先言逍遙  
之樂次言無是無非  
此乃做自己工夫也

順理者無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  
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  
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  
下已字粘上已字於其危殆之申又且用心思算  
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言殆  
所以申警之也郭子玄謂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  
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莫大殆也是已為善  
三句正是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  
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  
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  
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督者迫也即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  
緣順也經常也順之以為常也游心斯世無善惡  
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以無心以

此為常而已一云督中也中道也趙註竒經八脉中脉為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郭子玄謂緣督以為經者順中以為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事事無不可者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吳言箴曰養生主者養其有生之主也有生之主是誰齊物論篇所謂真君是已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是已此篇不出一督字督者中也申者無也故為善無近名三句便道盡个養生主了下庖丁右師澤雉秦失是四个引証人生如窮通壽夭大小知愚以至日用間應事接物莫不有个自然之分此子求過不得便是有箇盡頭故曰有涯這有涯者不待安排天然極至正是我一生的主人柰世人與接為構日以心鬪千方萬計其知慮却無盡頭以這有盡頭的隨那無盡頭的怎得不把有盡頭的亦磨消鑠盡了故曰始言有涯之理

斷不能安存也既殆了若猛自痛改猶可稍復乃此等人方自以用知為得計仍復為知日夜無休歇此有涯者終于殆而已矣如此縱壽百年只養得形骸却沒有了主人你若要養主人不要知當追想我這身子從無無亦無中生出來然則無者豈不是此生真主宰這無便是喚做有涯的因他原沒有則曰無無便是我本分便不可分外生出有來則曰有涯人若為惡則着了惡相是于所生外橫添出一個惡來若為善又着了善相是于所生外橫添出一個善來都是太虛中障礙都化了用知無涯一句都是不會養得無無主人如今只是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善則名必隨之惡則刑必隨之善惡是因刑名是果曰無近刑名者善惡俱不為也如此則不著善不著惡四邊不染虛空獨立豈非中乎故曰督人身背脊之脉曰督脉一身之最中由尾間貫泥丸此中

字正與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字同但中庸專指至靜時而此則合動靜皆中矣蓋所謂善惡俱不為者不是說道遊于無人之國行斷滅教莊子之無全是在世緣上無若欲絕去世緣以為無便不順自然便有意為無落有相了與人執着世緣沾惹不放者同歸于有假如生夢以覺生旅死歸我雖無纖毫係戀求生之意然既有此生我也只索順其自然死生聽之若厭惡幻軀平居不御衣食疾病不親藥餌則心中脫了生相仍入死相如父子君臣論太初何會有此然既已在大造鑪中鑄出大家落入世塵相生的委實是父子了相臨的委實是君臣了若厭惡幻名分必欲逃而去之不父其父不君其君則脫了有君父相仍入了無君父相以至其他雖日應萬事從無厭煩求簡省的念頭但終身應事接物只不會有一件落了善惡兩途其應處僅如萍浮水面雲過太虛幻

事把作幻做了不關心雖無要斷滅他的念頭却無要着實他的念頭所以為無所以為順自然如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善也臣弑君子弑父惡也攀檻折裾善也長君逢君惡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善也父死爭國尸虫出戶惡也堯舜禪受夷齊餓死善也七雄爭長墻間擲斷惡也他兩般都不做只在皮膚上掉過臨應時胸中原不曾知道如此則雖處君臣父子也不能勾得他真切懇至衷腸所以品為異端看來南華不染不着便是聖人無意必固我道理但聖賢在世緣上有處無此老在世緣上無處無無善無惡則養得主人不消鑠神不擾則氣亦不耗氣全故可保身主人在故可全生生之理如此則世緣中無事不可做養親其一事耳下四段皆是無善無惡自然而然而然之證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庖丁解牛

膝之所躋。春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  
 之舞。迺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哉。技盍至此乎。  
 庖丁繹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  
 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亦若新發  
 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亦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恢乎其於遊。亦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亦若  
 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  
 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謖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  
 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躋音  
 紀音  
 善音  
 合音  
 騞音  
 畫音

郤音  
 隙音  
 窾音  
 軋音  
 軋音

謀意  
 獲

文惠君梁惠王也。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  
 手用刀。則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用力之時。足  
 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躋。躋微曲也。以身就牛。則  
 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春然嚮然。



驕然皆用刀聲却以奏刀二字安在中間文法也  
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若嚮驕之音皆  
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舞則有樂會舞之聚  
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諱  
歎聲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捨刀而對謂其技  
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所見無非牛  
者言其初學時只見其難下手卽下見其難爲之  
意下是至族始見其難此則全體俱見其難蓋初  
未見其理間故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  
一身其理間可解處全不用力目中不復見有全  
體可信手節節解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聞與  
理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  
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  
言而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  
腠理也依者依其天然腠理而解之大卻骨肉交  
際處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導

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  
者我但因而解之肯綮骨肉相着處大輒大骨也  
我之爲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骨肉相着之  
間况大骨乎良庖庖之善也一歲一更刀以其用  
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刀亦易損也族衆  
也衆庖技岁月一更刀不識窾會一遇大輒便有  
折毀也今臣之刀用之十九年解者數千牛久且  
多矣而若新發於剛芒亦如故一無所損剛砥石  
也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  
又甚薄以甚薄之亦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  
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是以十九  
年句正應轉所以新發於剛之故此蓋言世事之  
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撓拂其  
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  
也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  
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

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處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做個難事做怵然變動意戒者加做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也我既加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輕輕然亦不敢甚着力諫忽然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已自解散如土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不用力而解牛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拂拭其刀而善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末後遂以得養生焉四字結之郭子玄謂以刀可養故知生可養是也陸西星曰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亦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庖丁爲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砉然騞然騞然皆中音律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故惠王善其技而庖丁自以爲好道始臣之解牛之時四句喻如初學道時人間世務看不破覷不透只見萬事叢挫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理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全不費力雖然一轉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必動心恐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險少疎恐有虞失驚神

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末後遂以得養生焉四字結之郭子玄謂以刀可養故知生可養是也陸西星曰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亦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庖丁爲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砉然騞然騞然皆中音律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故惠王善其技而庖丁自以爲好道始臣之解牛之時四句喻如初學道時人間世務看不破覷不透只見萬事叢挫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理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全不費力雖然一轉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必動心恐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險少疎恐有虞失驚神

多矣

李士表曰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  
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  
順理而未嘗經亦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  
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  
之變不為不多而刀若新發剛者益執迹則瞬息  
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為可奏之刀  
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  
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  
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  
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于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  
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  
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  
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以是道而游  
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李宗謙曰牛節本解因而解之牛理本虛因而虛

之當其批與導之際其遊亦也若餘則在解忘解  
解亦不知及其族之難為其動刀也甚微則在礙  
忘礙礙亦不知解礙俱遺虛而已矣虛者養刀之  
道也刀而着牛遇虛則入而無礙解神之着體乘  
虛則溢而無礙化神行如遊亦神藏如善刀無為  
法縛無為法脫無用而有有用而無用一身皆  
幻耳目形骸孰見其全萬化無極生成去來何知  
其解老氏謂致虛極釋氏謂無罣礙皆此意也養  
生之理與養  
刀何以異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  
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  
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惡音  
鳥音  
與音  
余

# 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公文姓軒名右師者已刑之人為右師之官介獨也刑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刑之邪刑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獨者天使之命也有與者天與之亦命也其獨其與皆天也人柰之何焉全其自然而已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前舉介者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後却借澤雉而喻迺言人生處世逾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

王去聲

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雉不願如此不斲不願也樊籠也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時有驚擾終是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

郭子玄曰介偏刑之名知之所無柰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刑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柰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刑而已哉兩足並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柰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八籠而服養哉夫始乎適而卒未嘗適者忘適也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

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李宗謙曰承上文養刀之言蓋養神在虛非獨則不能虛獨於貌為介於地為澤中於養生家為避空逃虛去智遣識大抵人心元來本無一物本是在空中許多塵根世幻一有染着如入樊籠神不能善矣介獨足也有獨立之意有與兩足也有與世接之意天天生也人人則也

焦弱侯曰介獨也即見獨疑獨之獨有與則非獨矣右師知識俱忘而澹然遊心於獨公文軒已望而知之故驚問其天邪人邪言何以致此也夫天之生人自有知見而人不得以偶之此天之使也苟不知知之自知見之自見又為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澤雉飲啄雖難必以樊中為苦要思以善其神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惡能懸解之

秦失  
吊老  
冊

老聃歿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

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

不斷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

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

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刺便是爲  
貶刺堯舜孔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况  
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秦失  
於老子本朋友何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  
失也秦失於老子果朋友故以然答之弔而三號  
亦非薄其友故亦只以然答之始者以下是秦失  
對弟子之言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  
爲非常人今因弔之迺知其未爲非常人也何者  
老子之歿其哭者無老無少皆如此盡哀此必老  
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所以感會人心者未免有情  
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  
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  
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  
故曰遁天之刑林希逸以夫子爲有道尊稱似與  
上夫子兩說異陸西星以夫爲助語子爲指弟子  
而教之之詞似順言人於天地間其王也適然而

來其歿也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來亦不  
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  
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  
天帝不能以歿生係着我而言雖天亦無柰我何  
也故曰帝之縣解此歿生之喻也陸云帝謂天帝  
縣如倒懸之懸困縛之義帝未嘗以歿生縣人人  
自縛之翻疑爲帝無變於已則帝縣自解矣此說  
似勝指窮於薪三句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  
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  
不絕未嘗見其盡不知其盡不知其紀極也只是  
無盡之說卽此可以了歿生之說矣呂吉甫謂火  
以喻生薪以喻形劉槃謂薪火之論以譬神舍干  
形而屢移者似得孫越峰謂指字終費解再俟知  
者上始也節旣言老子歿而情感之非下適來節  
却發明盡歿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  
而然者於歿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

郭子玄曰秦夫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恠其不倚尸觀化乃至三號不知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避天者也將馳騫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歿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歿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昔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

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陸西星曰夫至人無思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老子歿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歿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全於用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者而哭自至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爲人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違天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歿係念於是生而慶歿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歿生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子而教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

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變於已者知此則帝之  
縣解矣帝謂天帝縣如倒懸之懸困縛之義帝亦  
未嘗以死生縣人人自縛之翻疑為帝無變於已  
則帝之縣自解矣今人謂死為盡直哀其盡也而  
哭之又非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同在大冶廓中一  
氣混茫嗣續不絕滅於東而生於西喻如火得薪  
則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此者續於彼自  
古及今曾見有火盡時邪薪喻四大火喻元神薪  
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火則不可謂此火非彼火  
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正教第  
子所以三號而出之意  
焦弱侯曰按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於薪猶神  
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  
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  
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暗火窮  
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其精矣然

舍生趨生則猶未有之談也竊意以指窮薪薪多  
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躡金  
不出乎鑪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前  
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相反哉知死生  
之一者廼為善養生者耳

李宗謙曰指窮以下正言其所以縣解處指窮於  
為薪指少而薪多言不可指而數也火傳也不知  
其盡也言火一傳燒忽不知即盡矣薪者已戕之  
木與榮木不同徒資火耳薪不盡則火不絕以火  
燒薪則薪灰矣薪盡于火則火滅矣旨哉薪火之  
說也人身五蘊火為難滅有與火也有礙亦火也  
思惡火也思善亦火也故知之有累火未滅耳火  
之未滅薪未盡耳未縣解以前耳目形骸孰非吾  
薪既縣解以後定虛寂滅孰為吾火去形必剗心  
心剗則形斃老聃之不死道蓋如此噫人而有察  
於薪窮火盡之理養生之經豈不思過半也哉



宗謙又曰竊謂養生者長生也長生則不歿矣而終之以老聃歿何莊生慮世人不察養生之理而泥之以延年益壽之說不知有形則有涯有涯則有歿矣養生家稱不歿莫如老子以今睹老子安在乎索老子於老子老子之形則嘗歿也老子之不歿者神耳形有聚散神無聚散形有生滅神無生滅形之去來第適然也而神則常存矣未生非無方生非有既歿非亡故曰神行又曰神王養生者養其生之神也非養其生之形也不歿者不歿其生之神也非不歿其生之形也如形則有待歿也隨無涯者歿懸解者不歿緣督者生忘所受者不生知解之際其生歿之關乎章首言知無涯而終之以不知其盡惟知而不知故雖歿而無歿矣老子曰歿而不亡者壽又曰不自生故能長生莊生言老聃歿於澤雉神王之後以終養生主之旨夫豈無意哉

